

## 第一百四十二章 山裏有座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在上京西山那個被霧氣遮住的山洞裏，範閑曾經在垂死的肖恩麵前說過，他其實隻是一個行走在這世間的遊客，他想看更多的風景，所以對於神廟有極為強烈的興趣。

與北齊小皇帝意圖借神廟之力一統天下不同，與前魏皇帝妄想從神廟獲得長生不老之秘不同，與慶國皇帝老子異常強悍把神廟當打手不同，範閑以往對神廟的興趣，主要在於那些未知。

而如今的範閑，對於神廟秘密的強烈渴望卻難免附上了更多的現實考慮，他需要進入那座廟，尋找到五竹叔的蹤跡，確認五竹叔的安危，並且嚐試著尋找到一個能夠返回人世間，站勝慶帝的方法。這其實都隻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，隻要五竹叔還活著，那麼一切都好辦。

在範閑的認知中，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夠傷害五竹叔，留下五竹叔，蒙著黑布的永世少年宗師，擁有過於強悍和神妙的技能，就算世間曾經存在過的幾位大宗師攜起手來，隻怕五竹也有足夠的辦法輕身而脫，可問題在於...如今這座大雪山裏是神廟，那個虛無縹渺，一直站立在人類社會傳說雲層之上的仙境，對於這種不屬於世俗的地方，隻怕連五竹都不是對方的對手。

事實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，五竹叔返回神廟尋找自己的根源，已經過去了幾年時間，卻一直沒有任何音訊傳出。如果他不是被囚禁在廟內。便隻怕已經是...離開了這個人世。

清晨地陽光沒有一絲溫度，那樣冷漠地照耀在雪山腳下地三人身上。範閑眯著眼睛，仰著頭，看著麵前這座似要將天都遮去一半的雄偉雪山。看著那些冰雪在晨光之下反射著如玉石一般的光芒，沉默許久，沒有說話。

三位世間最頂尖的年輕人，從天尚黑時便從營地裏啟程了，大約行走了幾個時辰，才艱難地靠近了這座大雪山。令海棠和王十三郎震驚地是，範閑似乎對雪山下的道路十分熟悉，帶著他們二人很輕鬆地穿過了雪山下一條狹窄的通道，徑直來到了雪山的另一邊。

大雪山的這邊亦是一片冰凝結而成的平原，除了雪與冰之外別無一物。而他們三人則等於是穿過了雪山。來到了雪山的另一麵，他們的營地則在雪山的那頭。

“神廟在哪兒？”王十三郎背著四顧劍的骨灰甕，被布衣圍住地臉頰透著一絲凍紅，喘息著問道。

範閑被海棠扶著，眯眼望著山上，說道：“當年肖恩和苦荷大師就是從山地這麵上去的，按道理來講，神廟應該就在我們眼前才是。”

然而他們的眼前什麼都沒有，隻有如玉一般的冰雪覆蓋著不知道本體顏色的山脈。此時風力並不強勁，天公也未曾降下暴雪，視野十分遼遠清晰，便在這片清楚無比的視野之中，卻根本找不到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跡。

扶著他的海棠沉默片刻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在故老傳聞中。神廟一年隻有一兩天的時間才會出現在世人麵前。如果神廟不想被凡人看到，那麼凡人就算再如何尋找。也不可能找地到。”

“傳說畢竟隻是傳說。”範閑捂著嘴唇咳了兩聲，他身上穿著的衣襖極厚，勉強抵禦著外界的寒冷，說來也有些奇妙，如今神廟近在咫尺，雖不知其方位，但是天地間那些濃鬱的元氣開始加速地湧入他的體內，令他地傷勢和病情都鬆緩了許多。

好不容易，咳聲止住了，範閑眨了眨眼睛，用疲憊地眼神看著雪山上那些凌亂的雪石，說道：“傳說不見得是真地，當年你師父和肖恩大人就是為了等神廟現世的一兩天，在這雪山之下整整熬了幾個月，不知道吃了多少人肉...我可不想等。”

範閑此人經歷了旁人不可能有的兩次生命，所以他絕對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但是前世所受的教育，卻讓他無神論的根骨始終無法脫去，所以這種矛盾讓他一方麵對於神廟隱隱有所敬畏，另一方麵卻對於所謂傳說並不怎麼相信。

“如果傳說不是真的，那神廟藏在這雪山裏一定有障眼法。”海棠朵朵整張臉都被蒙在毛領之下，嗡著聲音說道：“如果要搜遍這座山，以我們眼下的狀態，隻怕要花很多時間。”

“我也明白，既然要花很多時間，那就快些開始吧。”範閑沙啞著聲音說道，又看了王十三郎一眼，“想必你們也發現了，這塊地方的黑夜特別短，再過些天，隻怕就沒有夜晚，我們用來搜索會比較方便一些。”

數月艱難雪原行，範閑在海棠和王十三郎麵前，不再刻意地遮掩自己前世時知曉的知識，他的每一次判斷最後都成為了現實，然而海棠和王十三郎並不知道他這些判斷的依據，所以在他們的心裏，範閑顯得越來越神秘，越來越深不可測。

這幾個月裏，海棠和王十三郎對於範閑的任何判斷和指令都沒有絲毫質疑和猶豫，然而此刻三人站在雪山之前，將要開始尋找神廟行動前的剎那，王十三郎卻沒有向雪山上行去，而是看了海棠一眼。

海棠在此時也正好看了王十三郎一眼，兩人的眼神相對，都看出了對方眼眸裏的憂慮和震驚。

範閑發現了兩位友人的異樣，微微皺眉咳著說道：“怎麼了？”

王十三郎沉默片刻後望著他說道：“我們隻是很好奇，神廟便在眼前，若依你的判斷，不論要花多少時間。我們總是在黑夜來臨之前。找到神廟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不明白他這句話地意思，眉頭皺地更深了。海棠在他身旁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我們的意思是說。馬上就要找到神廟了，不論是要挖掘出神廟的秘密，還是救瞎大師出廟...你總得提前有個計劃，做些什麼準備，或者你有什麼了解，也得提前告知我們兩個一聲，以你現如今的身體狀況，很多事情總是需要我們去做。”

神廟便等若仙境，至少在這片大陸子民們地心中便是如此，今日範閑三人探神廟。這是何等樣的大事。偏生範閑卻表現的是如今輕鬆隨意，甚至有些馬虎，就像真的隻是旅遊一樣，誰知道這座大雪山上究竟藏著怎樣的危險，怎樣的令凡人難以抵禦的神威？

海棠和王十三郎都是人世間心誌意誌最堅毅的頂尖人物，可是麵對著這座大雪山，心中依然難以自抑地生出惘然和恐懼的感覺，他們是真的不明白，為什麼範閑還能這樣輕鬆隨意。

“當年苦荷和肖恩活著從神廟回去了。這個地方並不像世人想像地那般可怕。”範閑微微一怔後苦澀笑道：“他們二人當年也已經是九品上地超級強者，然而被煎熬了半年，人都快死了，實力當然不如我們現今，既然他們都能活著回去。我們又怕什麼？”

“而且五竹叔和陛下都說過。神廟已經破落荒敗，沒有什麼力量了。”範閑微垂眼簾。說道：“我相信陛下的判斷，因為他這一世基本上沒有犯過什麼錯誤。”

可是神廟就算已然荒敗，依然是神廟，難道凡人能夠不再膜拜它？

“更關鍵的問題是，我隻知道到神廟的路以及神廟的外表，至於廟裏有什麼，我也不知道。”範閑無奈地笑著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再做什麼準備其實都是沒用的，找吧，找到了再說。”

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做法，範閑一生浸\*\*在監察院的黑暗之中，從來不打無準備之仗，哪怕麵對著深不可測的皇帝陛下，他依然是妙算迭出，勇敢地思忖著獲勝地小手段，然而今日看著這座雪山，這座一無所知的雪山，他又哪裏能有什麼準備呢？

大雪山依然是這樣的沉默肅穆冰冷，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位凡人正在緊張而安靜地搜尋著它的秘密，傳聞中無所不能，無所不知的神廟也依然像一個待字閨中地少女一樣，隱藏在風雪之中，不肯露出真顏。

艱難地爬上雪山許久，山脈上地風漸漸大了起來，卷起岩石上的雪粒，欲迷人眼。範閑地眼睛卻依然清湛而穩定，沒有放過任何會可能被遺漏的細節，在他的推算中，神廟一年隻現世一兩日，而肖恩苦荷上次見到神廟，正是在極夜結束後的第一天，這一定隱藏著某種規律。

極夜之後陽光才會普灑在這片雪山上，神廟裏的人想曬日光浴，所以才會現世而出？伏在海棠溫暖後背上的範閑，愜意地轉了轉頭，在姑娘家的頸上嗅了嗅，無比快活，心裏清楚，自己的推論一定正確，大雪山向著天空的方向一定會有某些冰雪被破開之後的人工痕跡。

海棠的眉頭微皺，不明白範閑到底從哪裏來的信心，更不知道他為什麼如此高興。

事實如範閑所料，並沒有用多久的時間，在右前方約兩百丈進行搜尋的王十三郎忽然回頭，向著他們二人比了一

個手勢，風雪之中聽不大清楚王十三郎發現了什麼，但範閑和海棠很輕易地察覺到了那位劍廬弟子的興奮之情。

一片雪坳裏，範閑蹲下身子，細細地觀察著王十三郎發現的痕跡，從覆蓋的冰雪中拔拉出了一個洞，找到了他們一直想找到的物事，一些人工的痕跡——那是一條類似於軌道的存在，不知道是什麼材質做成的，在這樣嚴寒的環境中依然光滑無比，沒有絲毫變形。

範閑在海棠的攙扶下站起身來，順著這條軌道往冰雪的深處望去，一直望到了上方，那處風雪極大。雄奇地冰雪山脈似乎忽然從中折斷。在那處陷了進去，大概便是這條軌道地盡頭吧？

王十三郎又在這條軌道旁邊找到了另外幾條軌道，都是用那種極為高妙的材質所鑄，不知是用來做什麼的。三人頓時緊張了起來。在這凡人極難到達的酷寒之地，忽然出現了這些神奇地軌道，自然隻可能有一種解釋。

“順著爬上去。”範閑沙著聲音說道，聲音略微有些顫抖，眼眸裏卻是一片用強悍的意志勉強維持住的平靜。

雪山本無道路，四處冰雪狂風，稍一不慎便會跌落山下，落個粉身碎骨的下場，也虧得範閑帶著海棠和王十三郎這兩名強者來此，不然天地之威又豈是他一個病人所能承受。

三人強抑著緊張與隱隱畏懼順著那條光滑的軌道。逆著風雪向著山脈上方攀登。不知道攀行了多久，當王十三郎和海棠都覺得體內的真氣，已經快要被這些冰雪軌道消耗完畢的時候，他們忽然覺得眼前黯了下來。

山窮雪複疑無路，天黯地開妙境生。

範閑三人怔怔地望著軌道盡頭的那道石階，久久無法言語，此地真是妙奪天工，如此長的石階，竟然是藏在山脈深處的平台上。如果真有人能夠來到大雪山，在這山下當然無法看到這些石階！

神廟每年現世一兩日，難道指地便是這些石階會順著那些軌道滑出，沐浴在陽光之下，迎接著塵世裏艱苦前來拜祭地旅者？

這些石階由青石砌成。不知經歷了幾千幾萬年的冰霜洗禮。破損之處甚多，古舊中生出滄桑及令人心悸的美感。與那些軌道不同，看見這些似乎永無盡頭的石階，他們三人才真正有了進祀神廟的感覺。

踏著這些石階向上緩慢地行走著，一股難以言喻的氣氛籠罩在他們三人的身上，籠罩在這片石階之上。他們三人不約而同地保持了沉默，任是誰，在揭開神廟神秘麵紗前的這一刻，隻怕都難掩激動與恐懼，這是一種對於未知的興奮與恐懼，這是人類地生物本能。

一道淺灰色的長簷出現在了石階的上方，映入了三人的眼簾，便在這一刻，海棠和王十三郎的身體微微一僵，頓了頓，而範閑卻是脫離了海棠地攙扶，平靜到甚至有些瘋魔地盯著那道灰簷，向著青石階地上方行去。

淺灰色的長簷之下是黑色地石牆，就這樣隨著三人的腳步，慢慢地露出了它真實的麵容，一股莊嚴的感覺，隨著這座廟宇自冰天雪地裏生出來，籠罩在了整個天地間。

神廟終於出現在了三人麵前，出現的如此平靜，如此自然，竟令他們三人感到了一絲不可思議，眾裏尋它千裏度，夢入身前疑入夢，世間萬人上下求索千年的神廟，居然就這樣出現了，令人不免生出些異樣的情緒。

站在最後一級石階上方，範閑皮襖外的雙手微微顫抖，他有些木然地看著麵前這座廟宇，久久無法言語，而他身旁的海棠和王十三郎更是難以抑止心中的情緒，麵帶惘然之色，看著這座雄奇的建築。

神廟很大，至少在人世間的建築工藝不可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廟宇，那些高高的黑色石牆就像是千古不化的玄冰，橫互在三人的麵前，那些淺灰色的長簷，一直延展到了石階上方平台的盡頭，不知圍住了多少曆史的秘密，天地間的秘密。

能夠建造出如此宏大廟宇，石階盡頭，深藏在風雪山脈之中的平台更是大到出奇，竟比南慶皇宮前能容納數萬人的廣場，還要大上數倍。

而最直觀給範閑三人一種威壓感，宏偉感的，則是他們麵前神廟的正門，這扇門足有七丈之高，其深不知幾許，色澤是一種古拙的深色。

他們三人站在石階上，距離神廟正門還有十幾丈的距離，但因為這座正門實在太高太大，竟讓他們感覺此門近在眼眼，那種壓迫感威力十足，隻欲讓人仆倒於地，膜拜不斷。

站在平台之上。神廟之前地範閑、海棠、王十三郎無一不是人世間最了得地年輕人。然而在這宏偉的廣場，廟宇

之前，他們就像是三個在草叢前迷了路的螞蟻，驟然抬起頭來。發現了一棵遮蔽了太陽的大樹，震驚到無法言語。

唯一能夠保持住平靜地大概便是範閑了，畢竟他前世看過金茂，看過三峽大壩，他知道麵前這座廟宇，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看來一定是神跡，但在他看來，也不過是一個比較漂亮的建築罷了。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，當年範閑無法向莊墨韓大家解釋這句話。但此刻在神廟的麵前。範閑找到了一個新的解釋，那就是眼界和閱歷決定了一個人所站的高度，因為曾經經歷過，所以難以被震懾住。

範閑並不比海棠和王十三郎更優秀，但正因為他前世經歷過更發達的文明，所以他此時的表現要鎮定許多。饒是如此，可是神廟在前，他的心情依然難抑緊張亢奮，他死死地盯著麵前神廟的大門。久久沉默不語。

轉瞬間，他低下頭來，看著自己腳下地青色石階，想到數十年前，身體已經破敗不堪到極處地苦荷大師。正是用手掌拍打著自己腳下的石階。痛哭失聲，今天自己三人已經算是鎮定太多了。

平靜了心情之後。範閑霍地抬起頭來，眼瞳微縮，盯向了神廟大門上方的那塊大匾！

正如肖恩當年在山洞裏說的那樣，因為年代過於久遠的緣故，這塊大匾上麵寫的是什麼已經看不清楚了，隻留下了一些殘缺的符號。在肖恩的轉述中，這些符號或許是上天神秘的旨意，然而在範閑地眼中，這些終於出現在自己麵前的符號，卻代表著更令人震驚的發現。

範閑怔怔地看著那塊大匾上唯一殘留下來的某個勿字，以及勿字下方那三個符文，一上一下再一上一下兩個圓弧湊在一起，便是這個符文的全部內容。

他手指伸到寒冷地空氣中，下意識裏隨著這個符文畫動了起來。自慶曆五年以後，他不知道在這個勿字和這三個一模一樣地符號上下了多少功夫，也曾向五竹叔和四顧劍求教過，然而畢竟信息太少，竟是一無所獲。

而今日這個勿字和這些符文終於出現在了他的麵前，叫他如今不心情激蕩？

範閑注意到了大匾上那個殘缺勿字地位置，以及那三個符號的位置，一抹亮光像閃電一樣掠過他的腦海，讓他整個人都變的呆住了，而雙腿卻像不受控制一般，怔怔地向著神廟的大門走去。

海棠和王十三郎終於從得見神廟真容的震驚中醒了過來，馬上便發現了範閑的異常，緊張地跟了過去，向著神廟的大門走了過去。

範閑的目光依然死死地鎖定著那塊大匾，嘴裏念念有辭，語速越來越快，根本看不出來是一個病人，他的臉上生出了兩團激動的紅暈。

“什麼天符！這不是字母還能是什麼？”範閑疲憊的眼神已經完全被情緒複雜的明亮所取代，他咬著牙，有些癡傻地咳笑著，看著那塊大匾，終於明白了神廟是什麼東西。

在這一刻，他終於知道了自己一直沒有告訴任何人的推論是正確的，雪山裏的那些軌道，不是用來將這些登天的青石色階運送到山外天穹下，而是要將整座龐大的神廟運送到天穹下！

神廟也需要能源，它需要陽光，所以他才會在極夜之後出現在世人麵前，而也正是這一點，讓範閑確認了，神廟不是神跡，而隻是一處此時還不知道確切用途的建築。

更關鍵的是，他終於確定了自己腳下所站立的土地，還是那個蔚藍色的星球！就是他曾在無盡星空下，對大寶難過提到的那個...地球！

範閑的雙唇蒼白，顫抖著自言自語說道：“這裏是地球，那這座廟是什麼？三個，一個物...我那時候可沒有這麼大的博物館...”

無窮無盡的情緒衝入了他的腦海之中，讓他有些難堪其荷，雙頰腥紅，雙唇蒼白，眼神有些迷惘，是的，神廟隻是一個很老很老的博物館，肖恩記得的那個勿字不是鐮刀斧頭，那三個也不是天符，也不是俄國人的飛船標記，隻不過是一個英文單詞裏最常見的字母！

是的，神廟大匾上明顯排列的有個物字，而下方的英文三個卻是那個單詞裏的殘缺，神廟...是個博物館！

範閑木然地站在神廟大門前，抬頭看著那張大匾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如果身處的世界是地球，這個明顯有了幾千幾萬年歷史的博物館是什麼時候建築而成的？建成這些博物館的人在

哪裏？為什麼世間要有這樣一個存在？為什麼這個博物館成了人們口中所稱的神廟？

想到人類歷史中那些含糊不清的傳說，那些天脈者，那些神廟使者，那些被母親葉輕眉偷出神廟的功決和箱子，範閑的身體難以抑止地顫抖起來，他覺得自己似乎找到了這個世界最大的秘密真相，然而卻發現依然有太多說不清楚，道不明白的問題。

範閑劇烈地咳嗽起來，就在神廟深色的大門前，在這像極了曆史天書的門前，佝僂下了身子，憤怒而無助的聲音從他的胸膛裏響了起來：“這是\*\*\*什麼博物館！”

“這是軍事博物館。”

一個沒有任何情緒的聲音從神廟的門裏響了起來，似乎隻是想回答範閑的這個充滿了挫敗感與恐慌感的問題。還是個軍事博物館，小葉子穿越的時候，根本不可能帶那個箱子，那個箱子本來就一直在廟裏，隻不過被她偷出來了，我一直在說，可愛的小葉子同學本來就是個小偷呀。

範含同誌在永夜之廟那幾章時，曾經發過書評，猜測神廟可能是某物，那些符號是蘇俄的鐮刀斧頭，還有很多書友都曾有過推斷，都十分強悍，然而這書從一開始的時候，我便把神廟設定成了這個，因為個人比較偏好。

我喜歡有意思的東西，更是執著於故事的理由。這個世界，這個故事裏，除了穿越不需要理由之外，其餘的一切都需要一個理由。寫出因果來，便是我的愛。廟裏的秘密就這麼揭完了？不，怎麼解釋那些造就了大宗師的秘笈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